

50
生活中国

往日如歌

朱胜民 主编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TIANJINRENMINCHUBANSHE

50
生活中国

往日如歌

朱胜民 主编

Wang Ri Ru Ge

天津人民出版社
TIANJIN RENMIN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往日如歌/朱胜民主编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00.10

(激情岁月)

ISBN 7-201-03670-X

I. 往... II. 朱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7513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赵明东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:300020)

邮购部电话:27314360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.75 印张 1 插页

字数:120 千字 印数:1-4,000

定价:13.80 元



往日如歌

——写在前面的话

□ 江 沛

往
日
如
歌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,每个人的日子里都有歌声,歌声中有快乐、有满足、有平静、有忧伤,歌声是心灵的颤音、是生活的记忆、是精神的畅想!

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,同样都会有它自己的经典歌曲,那里记载着它走过的印记,是它的标志性符号!

歌声就是流动的记忆。

1

当新中国在远东地平线上傲然崛起时,“解放了”的欢呼声响彻了1949年蔚蓝色的天空。一个世纪以来,中国的百姓终于可以在和平的阳光下露出灿烂的笑容,承受着民族独立的喜悦、沉浸在改天换地的新奇中,每个人的心头都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。

人们热爱使中华民族重新独立的中国共产党,人们崇拜带给他们和平、安定生活的毛泽东,尽管贫穷仍是中国特色,但人们眼神中的期望分明已呈现出共产主义的五彩斑斓。

不管历史学家如何看待1949年,经历几十年战乱和百年



屈辱的中国人，其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拜是自然真情流露。由此，悠扬的陕北民歌《东方红》，迅速唱遍了全中国。

那是六亿人心灵的颤音！

在共和国初建的岁月里，在社会变革的阵痛与经济建设的汗水里，中国不仅有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速度，有了史无前例的农业丰收，而且清除了人们痛恨已久的娼、赌、毒等社会恶瘤，整治了初露苗头的腐败现象，在国际上，敢与世界强国相抗衡。具有文化优越心态的中国人，似乎又看到了百年屈辱后的盛世再现。在经济恢复的热潮中，一些西方预言家诅咒共产党迅速倒台的预言化为了泡影。人们在劳动中，自豪地创造着新生活。正是在这令人欣喜的气象中，王莘先生《歌唱祖国》的心声引发了国人不能自己的共鸣。

与此同时，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》、《歌唱二郎山》、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草原之夜》、《全世界人民一条心》、《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》、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、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我的祖国》等歌曲，同样是家喻户晓、妇孺传唱。

凝聚力极强的时代盛产名歌，聚沙成塔的中国人，需要万众一心、排山倒海的呐喊。

那是一个翻身的时代，歌声激越中缀满了感恩；

那是一个奉献的时代，歌声热情中渗透着喜庆；

那是一个建设的时代，歌声高亢中充满了力量；



二

乐曲讲究抑扬顿挫,太高了就容易跑调,就难以真实地反映生活。

1957年,高速行驶的中国列车跑入了歧路。在极“左”思潮的压力下,物质与精神上的分裂,演绎出大悲大喜的情景剧。

在经济建设上,1957年创造了一系列的奇迹。工业生产高速增长,农业生产超过了旧中国1936年的记录。在苏联支持下,大型建设项目陆续开工或投产。中国正走在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。老百姓似乎看到了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的生活预期正朝他们走来。

开诚布公的交心变成了“煽动颠覆”,善意的针砭时弊被演绎成了“疯狂进攻”,百家争鸣被卷入了“反右扩大化”。6月寒流里,55万顶“右派”高帽扣下,窒息了无数诤士的热情之火。

当《祖国颂》、《社会主义好》、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、《喀秋莎》,以振奋激越与宁静优雅的情绪感染着城乡百姓的同时,不少知识分子却已进入了精神与肉体的炼狱。

不知有没有地下流行的“右派”歌?如有,它的主旋律该会是什么呢?

其后的日子跌宕起伏,令人瞠目的“大跃进”后接踵而来的是不堪回首的“大饥荒”。

六亿中国人,被天方夜谭式的梦幻所吸引,在心底呐喊



着十五年赶英超美、渴望着一个世纪性的神话。亩产卫星升天，钢铁元帅升帐，《人民日报》套红号外向世界宣称：中国人“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”。

专业作曲家，如何能体会民众的心态，如何能表达得了迅捷的时代变幻？作曲也要“大跃进”。于是，“人有多大胆、地有多大产”的狂热，速成了万千的城乡作曲家，锻造出无数的民间诗歌——“一个红薯煮一锅、一颗玉米拉一车、高粱杆上架电线、坐着西瓜过黄河”——人们用赛诗会、赛歌会的形式，表达着即将进入“天堂”的疑问与向往。

歌曰：“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。”

诗曰：“陶令不知何处去，桃花园里可耕田？”

仅仅一年后，眉梢间的喜悦变成了忧伤。

红薯干、瓜菜代、凭票供应、熬子等名词，构成了铅一般沉重的经济困难；饥饿、浮肿病的背后，是一段段令人心酸的往事。

寂静的村庄、冷清的城市，人们在为食物奔忙，在静静地保存热量。

广播中起劲地播放着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，似乎在暗示人们要今昔对比。

然而，无数的赞歌声中，过来人谁不知饥饿的滋味？时常响起的肠鸣，曾被人们戏称为“肚子唱歌”。不少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农民都称，1960年是他一生经历过的最苦的日子。

除了哀歌动地，这个时候，还有歌声吗？

1963年，一个身高仅1米54、手捧《毛选》的湖南伢子雷锋，像巨人般屹立在六亿人的面前。无限的忠诚、节俭的精神、互助的品德，激发了社会道德的极大扩张。精神臆想具有暂缓



物质匮乏压力的功效,而政治宣传常常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意识,这也是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、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唱响神州的内因之一。

困难时代多有忧伤的歌声以为宣泄,我们奉行的却是“气可鼓不可泄”的原则。在“中国人死都不怕,还怕困难吗?”的豪迈中,尽管我们的父辈瘦了几圈,但歌声依旧昂扬。

歌声不但可以振奋精神,还可以补充营养!

难怪我们如此关注人的精神状态,几十年如一日地推行世界观的改造。

三

当七亿人同声高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时,那种呐喊与躁动,那种狂热与齐一,真是再好不过地烘托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气氛。

红色狂飙,席卷了“文革”初期的日日夜夜。红卫兵、红宝书、红袖章、红像章、红标语、红喜报、红海洋,红色充溢在每个人的心头,也消解了多数人的意志与思维。在巨大的红色漩涡里,没有人能够独立自持。在破“四旧”的狂热里,在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呐喊声中,十年动乱扑面而来。

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,政治的潘多拉之匣被打开之后,艺术政治化的趋势就不可遏止。个人崇拜需要艺术推波助澜,《万岁毛主席》就立即响彻神州,极而化之就会产生如“语录歌”、“忠字舞”之类的艺术变种。

无数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问世,无一例外地“红太阳”、“万岁”、“万寿无疆”,有的歌“最”字连续用了7个。



几乎所有的毛主席诗词和语录，都被配上了曲子。据悉，最长的“语录歌”有 562 个字之多，最短的“语录歌”只有 5 个字——“要斗私批修”。

其实在那个时代，耳熟能详的还有《造反有理歌》、《红卫兵战歌》，它的旋律是严肃与愤怒，是红卫兵抄家、打人的伴奏曲；而《牛鬼蛇神嚎歌》的自我嘲弄，显示的是人性尊严的完全丧失，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彻底堕落。

“文革”时代禁欲主义横行，反对“经济主义”、“物质挂帅”，认为精神是万能的，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最大的幸福。人们不能对基本的衣食住行有过高的要求，不能对经济生活有丝毫的追求，因为那是“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”；完全封闭的中国人，却时刻渴望着解放所谓“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”。

正是在这种状态下，“文革”前流行的如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、电影《阿诗玛》、《刘三姐》的插曲，被当做“黄色歌曲”挨批。八个样板戏的主人公，才被安排成清一色的男嫠女寡。

崇拜的时代缺乏人性，歌声中只有神的辉煌，歌声高燥、煽情、机械、乏味，以致于“好是好啊，就是好啊，就是好”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。

这些歌曲究竟从人们的心底涌出，还是惯性使然，过来人最有发言权。

当红卫兵被迫走向边疆、农村后，面对低矮的草屋、衣不蔽体的老乡，许多人惊醒了。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在盐水熬菜的吞咽中，在劳动之余，在思城之暇，上山下乡初期的豪情万丈，裂变为对自身命运、对民族未来的焦虑与不安。

狂热消退后，人性便不可避免地回归。



江苏知青任毅谱写的《南京之歌》，以优美抒情的曲调，拨动了成千上万知青的心弦。然而，它的思乡心情却成为破坏知青运动的“铁证”。江西知青殷鹏举，竟为创作一首《知青恋歌》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1971年，当副统帅折戟沉沙后，“文革”也从狂热渐趋沉静，反映在歌曲创作上，就是新歌体裁不再仅是“造神歌曲”，而开始有了对工农兵的歌颂、对祖国的赞美，有了对社会进步的渲染，旋律也开始由高亢渐入抒情、狂热变为含蓄。

当全球人通过电视观看美国阿波罗13号成功登月、人类实现漫步月球理想时，当东邻日本开始摆脱战争创伤、实现经济起飞时，甚至当台湾也开始出现经济振兴的迹象时，八亿中国人却正在跟着八个样板戏的节奏轻歌漫哼。电影、广播、剧场反复的强化记忆，使大多数人都能顺口唱出大段歌词，“无产阶级文艺”繁荣了，意识形态领域也占领了，社会发展却停滞了。

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。”面对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，中国人是真的胸有成竹，还是愚昧无知呢？

除了顾准等少数几个人，拿着副食本排队的百姓，谁会去想这种差异意味着什么。

那时，满耳都是《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》的优美旋律。

四

1976年10月，当庆祝打倒江青集团的鞭炮炸响在城市街头、田间地头时，不少人在常香玉粗犷刚劲的豫剧清唱中，从《祝酒歌》优美温馨的曲调里，期盼着中国能有真正的历史



转折。

对既往中国政治有切肤之痛的邓小平，发动了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，力倡实事求是的四字方针，推动中国告别封闭岁月，坚定不移地走向开放的新时代。

就在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，不少人的开放观念依然没有跳出百年前的中体西用心态，希望接受先进的物质文明，拒绝其文化的“腐朽性”，否则，我们的精神世界将被“污染”。

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。我们的精神世界何以如此脆弱？如此容易被“污染”？因为它虚假、落后的成分太多。

是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是相反。

回想一下，如同对小岗村农民“包产到户”的争执一样，当时对“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”的讨论、对牛仔裤、墨镜、长发、花格衫的非议，都使人有恍如隔世之感。而流行歌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，恰好就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。

随着艺术政治化的渐渐褪色，歌曲创作呈现出关怀社会、抒发人性的新风格，同样引发了纷争。李谷一用气声处理后的《乡恋》，被斥为“靡靡之音”受到短暂封杀，《何日君再来》依旧贴着“黄色歌曲”的标签，但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、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、《太阳岛上》、《大海啊，故乡》等抒情歌曲，令人蓦然心颤后便飞扬大江南北。

中国的帷幕刚刚拉开，“资本主义的文化”就破门而入。除了先进的技术、优良的管理外，以港台歌曲为代表的流行音乐也不期而至。听惯刚性音乐的青年人，在来自香江宝岛的轻柔旋律中，为发现了另一个天地而惊喜不已。尽管靡靡之音可以误国的说法甚嚣尘上，但谁也无法阻挡《在水一



方》、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的旋律悠扬。

毕竟，谁还不敢说《我的中国心》、《龙的传人》是“靡靡之音”！

谁还愿意回到以前单一、贫乏的生活？

生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文化单一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！

80年代中期的中国，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，内在的能量得到挥发，高速增长的经济，政治民主化的缓进，增强了国力，也赢得世界好评如潮，“小平，您好！”的横幅，道出了亿万民众真切的心声。

其后，进入开放快车道的中国，有了4个特区、14个沿海开放城市，有了第一家破产的国企，有了对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争论，有了轮番上涨的龙年物价，有了兵败奥运，有了灭绝愚昧的“希望工程”，有了文化领域进一步宽松，艺术多元化、个性化的发展初成规模。

80年代末，中国呈现出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。不管有多少波折，不管多少人“端起碗吃肉、放下筷子骂娘”，不管人们是在《黄土高坡》的呐喊中寻找精神重振，还是在《跟着感觉走》中调适自我，人们并没有像头缠红布的崔健所唱的那样：一无所有！

值得庆幸的是，中国并没有响起新个人崇拜的歌声。

五

进入90年代的中国，经济发展超前提速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。

从北京刮起的亚运雄风，塑造了体育强国中国的良好形



象,凸现了开放后迅速增强的经济实力与组织才能,也满足了不少人幻想中国迅速强大的虚荣心。体育背负着强大的政治压力与民族企盼,这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。《手拉手》、《亚洲雄风》等歌曲的流行,是有深厚的心理期待的。

巨大的城乡差别、地域性差别、根本计算不出的农田效益以及闯世界的渴望,导致沿海城市及华南地区年年涌动民工潮。

只是这一次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目的,是“打工挣取金钱”。一些对农民进城抱有成见的人,只看见了农民生活习惯的差异,看见了农民对城市节奏的不适应,却看不到城市离不开农工的辛劳。农工在拿走超过种田几倍报酬的同时,也为繁荣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。

没有一首打工之歌可以流行,歌声不属于在城市讨生活的“打工仔”。

1991年夏日里,肆虐的江淮洪水,冲垮堤岸、淹没村庄,在中国的心脏地带横冲直撞。神州陆沉,牵动了全球民众的爱,五大洲肤色各异的人们,不约而同地为中国唱起了赈灾义演的歌声。1998年,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,虽然在“严防死守”的号令下又一次被驯服,但拍击堤坝的涛涛洪水,也冲刷着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功利观念,停止破坏环境、重建和谐、自然家园的呼声,使“天人合一”的环保哲理,开始融入每个人的心田。

1992年冬尽春来之际,88岁高龄的邓小平,开始了对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著名“南巡”。实事求是的睿智,平息了“姓资姓社”的无聊争执;画龙点睛的讲话,拨开了经济低迷的阴云;一往无前的气魄,壮起了国人走向市场经济的信心。东



南中国平地卷起的阵阵春潮,扫尽 90 年代初改革开放徘徊不前的颓势,掀起了新一轮经济腾飞的冲天巨浪。

随后,马达的轰鸣声,打破 1994 年冬长江的宁静,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大坝的建设开工了。百年来,锁住长江、造福于民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。1996 年,京九铁路这条横贯南北、长达数千公里的巨龙腾空起舞,把中国东部最封闭、最贫困的地区,瞬间带到了经济大潮的前沿。鲁西南、豫东的老农,大别山、井冈山的乡亲,这些当年养育革命火种的农民,从此可以借助大京九,奔向致富、小康的美好前景。而改革开放 20 年,中国经济增长的实力,足以令中国对欧美国家谈虎色变的“金融风暴”大声说不。

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,导致百姓生活个性化、价值多元





化、思想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,流行歌曲的传唱主体青年人,以其独特群性引导着流行歌曲的个性化、都市化走向。从《再回首》、《涛声依旧》、《同桌的你》,到《雾里看花》、《相约九八》、《心太软》、《朋友》、《My Heart Will Go On》,无不如此。而《春天的故事》的唱响,则是对一代伟人邓小平辞世的无限感怀。在五星红旗升起港岛的注视中,《东方之珠》尽情宣泄着压抑百年的沉重。

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人,还会有惊人的创造,还会有丰富的生活,也会有更强烈的情感要抒发,精彩的歌曲又会不断涌现。

相信不久的将来,一个开放的中国就会站在世界舞台上,听那“掌声响起来”!



目 录

往日如歌

——写在前面的话

江 沛 (1)

歌唱祖国

——建国后十七年歌曲综述

朱胜民 (3)

当年,我们激情满怀

王 巍 (24)

解放后我学的第一支歌

张 俊 (30)

童年随笔

金 韶 (35)

我和《老司机》

石惟正 (39)

那时,我学唱过苏联歌曲

包以璐 (45)

此歌只在追忆中

金 波 (49)

那年代,那歌声

晨 枫 (52)

没齿不忘的《纺织姑娘》

郭兆胜 (56)

温馨中有一丝苦涩

金 波 (60)

罚我教唱一支歌

金 黎 (63)



大海航行靠舵手

——“文革”十年歌曲综述

劫夫与“语录歌”

那虔诚的目光啊

山沟沟里的冬夜

魅力的追寻

我迷恋的“黄色歌曲”

“桃花”开得不容易

朱胜民 (71)

霍长和 (81)

郭兆胜 (92)

李治邦 (97)

幼 彤 (101)

朱胜民 (108)

邬大为 (112)

春天的故事

——改革开放二十年歌曲综述

姑娘生来爱唱歌

波折曲折的《鼓浪屿之波》

小歌命好

《亚洲雄风》的故事

我写歌的酸甜苦辣咸

说说《当兵的人》

故乡的云

朱胜民 (121)

鲍和平 (142)

张 藜 (144)

王 健 (147)

张 藜 (151)

徐沛东 (155)

王晓岭 (160)

王惠敏 (164)